

吳雲心文集



吳雲心文集

悼馬蓮

別識荆州玉水家相逢日我
今因信實部外未到京索
存心於在東林與天相照
一祥生乾草欲為壽先墨之
芳居一向傍玉欄晚年為
情抱璧誰園變井畔躊躇
不成

一九九六年十月作

天津古籍出版社

老漢無言識羅花惜軍按劍憶長
父離平無在教唐先強四出遊大
家

吴云心文集

主 编 杨大辛

副主编 李家琦

谢文良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湖北路27号)

天津新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3.5 插页8 字数570千字

一九九〇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7—80504—179—2/I·34

定价：13元

序

徐 中 玉

去年5月15日至19日，我正在市郊嘉定参加一个国际性研讨会，19日下午才回家。一回来就看到吴云老已于10日逝世的讣告，完全出乎意料，几乎惊呆了。而且从讣告上知道天津的遗体告别仪式已在这天上午9时举行，那就连在此之前发个电报表示沉痛哀悼也已来不及了。

前年3月12日，继3月4日《天津日报》同时发表我和云老所写1985年11月20日在天津云老家欢叙神交五十多年后的欣慰心情文章后，他又来一信，承关心当时上海肝病流行，要我注意预防。特别珍贵的是还赠我一幅《语林图》，并题有“鸦啼岂为报先知”七律一首，谦谓“此种老画法，宜受新人批判，仅作此生纪念，不敢以补壁也”。我当即复谢，但觉再见不难，“此生纪念”之语太早。11月26日果然又收到来信，告以已离休在家，“身心略有好转，拟整理些旧东西”云云。深感以云老的健康状况和千里之志，一定还能做许多贡献。可是去年4月14日刘书申同志来信，说云老不幸骨折，不过神志仍很清楚，正在医治中。我还认为高龄病痛，在所难免，调治一段时间后，定能痊愈。绝未料及，5月10日云老竟遽尔逝去了。神交五十多年，四年多前才幸得匆匆一见，如他文章中所说：

“我们竟然象久别的老朋友一样，连‘相见恨晚’的感觉都不存在，便无拘无束地长谈起来。这真是一个人与人际关系中的奇迹！”这若真算奇迹，则实在还只是一个过于迟到的开端，万

没想到竟即成为终结，虽然只能是形迹上的终结。但此时此刻，我的确仍还找不出适切语言来充分表达我对云老之逝的无限伤痛之情。特别在近来读到了和知道了云老一生更多的作品与生活经历之后，由于对他更加尊敬，就更难找到适当的语言了。

云老逝后不久，他的女儿吴群同志很快就来信告知：云老近年来一直在整理他的文稿，从1925年直到现在的文稿，有杂文、散文、论文、诗、词、曲，也有小说、剧本等，打算出本文集，估计三十万字左右。一些老朋友帮他搜集、整理，联系出版社。“今年三月，有人问他是否请人写个序，我父亲说‘已经想好了，想请上海的徐中玉先生作，打算最近写封信’。”云老骤然与世长辞，竟没有来得及写这封信。

云老多才多艺，年龄比我长，学问比我博而精，他的许多优势正是我最缺少的东西，对他我怎能谈得深切、透贴？如何敢担此重任？但既承厚爱，尤其在云老已逝之后，我又怎能推辞呢？一定有许多云老的老朋友能把云老高尚、正直的品格，精湛洒脱的艺术，同他坎坷艰辛的生活道路结合起来，给后代人介绍得非常完整、确切。这些，在我都是做不到的。云老之所以要我来担当此任，很可能是要证实这个“人与人关系中的奇迹”，即他还要给我一个机会来接受他五十年神交过程中已经给过我的很大鼓励和鞭策，让我再有机会从进一步地认识和理解他毕生的事业和向往中得到启示与帮助。给仅仅见面一次、谈约一个多小时的朋友以如此隆情厚爱，在云老确是一个奇迹，于我则实是一种殊荣。我不能辜负云老的期望，虽然我所能报答的唯有深深的感动，而不可能是对云老老贞、澹泊一生的足够、适切的衡量。

我同云老神交的开始，是在1934年秋季进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之后。我是江苏江阴人，在此之前我的足迹没

有离开过南京、上海这一带，对北方情况非常陌生。到山大后，才知道北方著名报纸除天津《大公报》外还有《益世报》。我爱读上了这两份报纸，感到它们著名是应该的。这个感觉，较细分析至少一半来自它们的文学性副刊，因除对抗日、“剿匪”等时事的报道议论外，对其他实际注意甚少。《益世报》副刊《语林》活泼精悍，吸引了很多同学，也包括我自己。我是个穷学生，既喜欢文学，关心国事，也需要想法继续维持以后的学习费用，于是就开始向一些报刊试着投稿，其中之一便是《语林》。云老正是它的主编。云老比我长九岁，那时算来也还未满三十，可笔锋冷隽老辣，想像中至少当已四十出头。我为《语林》究竟写了多少，写的哪些，已记不清楚，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不仅投稿大都得到采用，还收到了云老热情鼓励的信。后来甚至发展到每周可以腾出一次《语林》版面，让我在青岛遥编《益世小品》。对一个陌生的从未见面谈过话的青年给以这样大的信任，对我确实是绝无仅有的。当时老舍、洪深、吴伯箫、赵少候等老师都在山大任教，王统照先生正寓居青岛，因此得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为刊物增光。但与其说因为我是他们学生的关系，毋宁说《益世报》那时主张抗日和抨击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态度颇得民心，因而他们愿意支持更为合适。这和云老的劳绩自然分不开。我编《益世小品》大约半年多，因学习较忙，后来便由李同愈编下去。我仍是《语林》的热心读者，虽然后来因日军加紧侵略，华北愈来愈危险，我的注意力很大程度转到了抗日救亡运动上去，一时对文学也有点疏远了，但对云老这番信任与鞭策，却一直铭记在心，至今仍深刻如新。那次锻炼无论在走上写作道路或思想变化上，对我都起了永值纪念的推进作用。现在知道，云老对后学的培植与扶持乃是他一贯的态度，根本的出发点在那时他已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活动，对我以及许多别的青年能够这样对待决不

是偶然的。

1937年初冬我在日本侵略军沿途轰炸中离开青岛随校迁去重庆，山大暂时与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合并。整个抗战期间我都在西南和广东各地辗转奔波，完全不知道云老的消息，却仍不时回忆与挂念他的情谊与处境。胜利后我虽一度回青岛山大母校任教，但那时青岛已成孤岛，而且因我同情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不过一年便被国民党教育部密令中途解聘了。回到上海，人事倥偬，天津文化界又无熟人，仍无云老消息。解放后事务渐多，虽多次去京，仅1957年春返程中在天津南开大学住过两天，曾向李何林同志探问过云老，未得确讯。那次回到上海便被卷进反右高潮，不容分说就给“扩大”了进去。从此一蹶二十年，除随份默默教读，复经“文革”的牛棚生涯，旧雨新交，几乎一概断绝，免得株连。这就是为什么迟到八十年代，我才得以重新与云老取得联系，而结束了五十多年“神交”的原因。云老的《八十自述》，还是在最近才读到的。《自述》中的事迹，过去我绝大多数不知道，四年前那次快晤当然来不及谈到彼此已近一生的经历。不过我读后的感觉好像一点都不奇怪，觉得他当然会是这样一个人，就象已熟悉多年的一样。我们的生活经历虽有不同，生存状态、思想发展、以及三四十年来的遭遇、心情，却颇多相同。那么，我们所以会一见面就毫无拘束地畅谈起来，也就不是偶然的了。世上也许真有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东西存在着罢，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再多相通几回？再多一些“相濡以沫”？云老有诗：“春蚕未死丝还吐，老骥嘶风忘暮年”，依然志在千里。“愿尽愚忠为孺子，备将热血献轩辕”，一派艰贞之心。可是正当“儿孙为庆八旬寿”的时候，为什么他又会“举酒忽然老泪多”呢？也许是云老的最后诗篇罢，作于1989年春的《题江泽刻钟馗图》一绝云：“何人奇想写传说，进土焉能斩鬼魔，我笑

先生徒愤愤，世间丑类依然多。”既然世间丑类还多，他的老泪自然就无法不多，即使在儿孙为自己庆贺八旬大寿的时候，云老还是在忧国伤时。他的很多作品可以证明这并不是我在胡乱联系。1936年10月12日，他在《〈诗歌小品〉读后》一文的结尾，早已提出诗人应该“尽量代表大众的呼声”。他为此奋斗了一生，辛苦备尝。壮心不已，愤心也难遏。多么难得的云老！“无言不信知音少，有病却嫌风雨频”，他的诗句洒脱而沉重，清朗而严肃，读后可以感觉到他的心在为国家、大众战栗。前年3月12日致我信中说到：“‘文革’之劫，百端待理，环保情况，大不如昔，关键是哀莫大于心死，素质太差，改正殊难。我辈有些‘古道’，徒为彼八十年代的好汉所笑而已”！一方面是开怀欢笑，另一方面是徒然忧愤而无可奈何。

“恒怜十载闲中过，枉有雄心逐逝川”。对云老来说，从他“也曾长啸对苍穹”，对国家民族发挥了很多作用的时代算起，“无情岁月暗消磨”，又岂止是“十载蹉跎未易过”！云老诗数量虽不多，却有深意，会心者不难从中读出一番痛史，感受到我们时代很多志士仁人的复杂遭遇和辛酸心态。

在黑暗统治下为大众呼喊，鼓舞群众斗志；在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下艰贞自守，决不屈服；在人民的胜利到来时频频振臂奋发，全力投入革命大业；在多样挫折冤屈之下都不曾丧失信心。云老当然也有他的矛盾、苦恼、欢慰与辛酸。他平常而又非凡，普通而又高尚，严肃而又谐谑，痛苦而又超脱。“只见寒儒甘卧雪，未闻名士腹藏珠”，他正是甘于卧雪的寒儒，并不相信那些仕途财源两享通的“名士”腹内真有什么珠玑才学。“碗碎筇空几度贫，从来不肯卖灵魂”，“十年苦节翻成罪，一世蹉跎拒折腰”，“余年何必参禅典，无愧人前两袖风”。这就是云老的真实写照，他的高风亮节之所在。古人曾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只有这种临大节而不

可夺的高尚正直的品格，历史证明才值得后人永远怀念、敬重。云老正是这样的人物。

云老多才多艺，风格多样，偶一出手，即见其不同凡响。他艺术造诣深，革命意志强，焦心国事，澹泊自甘，文如其人。人以文传，文将更以人传。他说：“澹雅无须强作态，违心难写好文章”。唯其自然真实，所以好；唯其以一人之真，又表达了大众之真，所以既好又高。对云老来说，人与文是统一的。对我来说，其文固大可赏，其人更值敬仰。我何幸而得此半个多世纪的神交熏陶，又何不幸而仅匆匆一见即再不能重聆教益了。哲人其萎，悲夫！

“莫道人间春色老，浓荫尚有乳莺啼”。云老的理想、愿望，必有后来人求其实现。云老：在天之灵安息！

（附言：文中没有写明的引语都出自云老所著。）

1990年3月11日于上海

目 录

序.....徐中玉

上 编

杂文

说“国难”	(3)
伪春秋右氏传	(5)
《天下篇》今释	(9)
民气消沉	(13)
亡国与老鼠	(15)
偷鸡与骂鸡	(16)
独白	(19)
柏林演唱的两出中国戏	(20)
仕路	(22)
今天	(23)
鲁迅先生的死	(25)
有感于陶显庭	(27)
三六新语	(29)
一切皆好	(30)
娜拉出走的时候	(31)
由儿童节说起	(34)
西蜀春秋	(36)
友帮的报复	(37)

赤与奸·····	(39)
不打不相识·····	(40)
胜利春秋·····	(42)
废年不废自废论·····	(45)
“勾搭”谈·····	(46)
刻字政策·····	(48)
倒毙政策·····	(49)
废嘴运动·····	(51)
缪斌伏诛论·····	(53)
由刘乃沂案引起的恐惧·····	(55)
好汉赞·····	(57)
失业不是问题·····	(59)
阿Q精神万岁	
——写于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日·····	(61)
牧羊糊	
——愧堂杂记之一·····	(63)
残山剩水	
——愧堂杂记之二·····	(65)
关于“劫数”	
——愧堂杂记之三·····	(67)
巨细古今谈·····	(69)
复正经先生·····	(70)
忠烈祠归来·····	(73)
由法兵西沙群岛登陆说起·····	(75)
以贫济贫·····	(76)
只有傻子发牢骚·····	(77)
民是这样作主的·····	(79)
由隐身法说起·····	(81)

看犬片有感——不是影评·····	(83)
谈骂·····	(85)
看陈少梅画展·····	(87)
《春灯谜》的话·····	(90)
戏剧节的话·····	(92)
烈妇及其他·····	(95)
窃钩当诛论·····	(99)
知识分子饿杀论·····	(100)
读报杂感·····	(102)

散文

新居小志·····	(103)
侄女的死·····	(105)
回忆·····	(107)
昙花·····	(109)
堤上·····	(113)
柝声·····	(115)
蟋蟀·····	(118)
麻雀·····	(120)
三十漫笔·····	(122)
说雪·····	(125)
儿时的一个春天·····	(128)
雪天的话·····	(131)
黄土季·····	(133)
槐花·····	(135)
秋风·····	(137)

诗词曲赋

题画诗·····	(139)
升官发财诗·····	(140)

沦陷诗草·····	(141)
春日杂诗·····	(143)
月光曲·····	(145)
庆升平·····	(147)
步梁秋水先生原韵·····	(149)
漫说人间是与非	
——一步李璜先生韵·····	(150)
披发诗·····	(151)
新戏迷传·····	(155)
好了歌·····	(158)
东门行·····	(159)
鹊桥仙·····	(161)
子夜秋歌·····	(163)
粽子赋·····	(165)
李老师·····	(167)
忽见陌头杨柳色·····	(169)

小说

复仇·····	(170)
陷落·····	(176)
阴山背后·····	(181)
孔子见老聃·····	(273)
过昭关·····	(280)

下 编

论文

平淡乃绚烂之极·····	(287)
戏曲程式及其它·····	(289)
泛论中国绘画艺术与知识分子的生活·····	(305)
偏离自然而后美·····	(322)

剧本

双梦记·····	(368)
夜巡·····	(370)
太白出峡·····	(372)
怀鹑记·····	(378)

杂文

仿“曲的解放”·····	(405)
有此一抓·····	(407)
古喻今补·····	(409)
老医生之言·····	(411)
献丑·····	(413)
起古人而问之·····	(415)
可怕的“揣摩”·····	(417)
人民之口不能防·····	(419)
“放郑声，远佞人”·····	(421)
杞忧者言·····	(423)
借用一下三娘的家法·····	(424)
为李鸿章辨诬·····	(426)
谈“信得过”·····	(428)
从“刑天”想到“两面人”·····	(430)
画像三易·····	(432)
话说谣言·····	(433)
焚琴煮鹤之类·····	(435)
李清照再嫁之可贵·····	(436)
斯文扫地说·····	(438)
南京夫子庙前之亭子·····	(440)
古今有别·····	(442)
要不要知道锤馗? ·····	(444)

“史无前例”有前例·····	(446)
莎士比亚和汤显祖·····	(448)
可悲在于无知·····	(449)
呼风唤雨·····	(451)
人造古迹·····	(453)
说真话·····	(454)
脉脉此情谁诉·····	(456)
“男子汉”和“人妖”·····	(458)
该不该忘记的“过客”和“逆旅”·····	(460)
由“是知也”说开来·····	(462)
己巳新春“善颂善祷”·····	(464)
再谈“人妖”·····	(466)
关于“第三者”问题的说今论古·····	(468)
由“雅皮士”说开来·····	(470)
帮吃小姐·····	(472)
东洋车·····	(474)

散文 随笔

“此日能无感慨心”·····	(477)
电子表前的遐想·····	(481)
“相国井”和“天香楼”·····	(482)
独怜幽草·····	(484)
记黄大仙洞·····	(486)
从《满庭芳》刊头说到唐伯虎·····	(488)
“浮声”“切响”谈·····	(491)
自行车之“预见”·····	(492)
巴金谈理想读后·····	(494)
昆曲和围棋·····	(496)
读阿凤同志《炉边忆旧》·····	(499)

嫦娥奔月谈.....	(501)
《槐花》续笔.....	(503)
我望着这张画.....	(505)
清明时节雨.....	(508)
查大侠与乾隆寻根.....	(510)
感谢老朋友.....	(512)

诗词曲

讽林彪.....	(514)
重阳.....	(515)
无题.....	(516)
闻都门除四害.....	(517)
讽张春桥.....	(519)
闻王昆郭兰英歌.....	(520)
感时.....	(521)
四害除后两年.....	(522)
悼马达.....	(523)
自度曲.....	(524)
扬眉曲.....	(526)
看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有感.....	(530)
诗词二首.....	(531)
为张乃英泥塑《水浒》人物像配诗.....	(532)

踏莎行

——贺天津文联建立三十五周年.....	(538)
咏藤花.....	(539)
诗一首.....	(540)
祝英台近.....	(541)
题黄崖关长城.....	(542)
忆往五首.....	(543)

题画诗词十八首·····	(545)
序文 楹联 碑记	
“余年难得几拼搏”	
——《何迟诗选》代序·····	(550)
《十二金钱镖》序·····	(555)
重刊《沽水旧闻》序·····	(558)
题古文化街戏楼及戏剧博物馆楹联·····	(561)
修建古文化街碑记·····	(562)

回忆录

抗战前天津文艺界杂忆·····	(563)
天津报海钩沉·····	(579)
摇落集·····	(614)
八十自述·····	(664)

附 录

吴云心年谱·····	崔志远 (685)
炉边忆旧	
——琐记吴云心·····	阿 凤 (698)
七十画山林·····	何 迟 (700)
云影山光入梦来	
——贺吴云心画展·····	刘书申 (707)
无愧人前两袖风·····	石 坚 (710)
一蓑烟雨任平生	
——悼念吴云心同志·····	杨大辛 (713)
偏从空谷吐幽芳	
——悼云心同志·····	贺 照 (716)
藤窗的温馨与思念	
——缅怀我们的父亲·····	吴 群 吴 坚 (727)
编后絮语·····	杨大辛 (733)